

三國志
橫田王齊

卓麟著



版

年二廿國比華

齊王田橫

麟著

齊王田橫本事

——節錄史記田儼列傳——

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公在海島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之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竊陛下之使。卿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館陽。未至三十里。至戶鄉廐置。橫謝使

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適爲亡虜。且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適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適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劇中人：二人

百共錄三十三人

田橫 齊放王八年四十餘。

魄姬 田橫嬖，年三十左右。

田魂 田橫子，年八九歲。

士甲 文臣，年三十七八。

士乙 武將，年三十四五。

士丙 武將，年三十四五。

士丁 文臣，年三十八九。

士戊 武將，年約三十。

漢使 劉邦臣，年約四十。

齊王 田橫

齊王田橫

樵夫

齊人，年約五十。

樵女

齊人年十五歲。

五百士

可約二十餘人代表。

武士

四人

左右侍臣

二人

侍衛官

一人

宮女

五六人

野人女

二人

驛卒

二三人

婦孺

可共約二三十人

清掃夫

二人

第一幕

荒煙蔓草，荆棘縱橫，落木蕭蕭，一天秋色，孤島荒野，隱隱聞潮聲。

四野歌聲，與潮聲相和，沉鬱悲壯，一支漸聽漸近。

五百士中，有約二十餘人，列三四行背誦前後排列魚貫上。

幕後唱：（爲首一人唱一句，衆接一句，互爲應和。）

用力拉呀用力拉！

我們要再造國家。

海中的波浪塗又滾，

滿島的荊棘刺不盡！

我們有的是血和汗，

我們有的是力和胆。

（衆或者破舊戎服，或者纏纏文士裝，個個行進，自右分行魚貫出。）

中行第一人：海角天涯寬又寬，

衆：百戰餘生長又長！

第一人：艱危困苦都歷盡，

衆：我們越來越有勁。

第一人：身家性命都不要，

衆：國破家亡仇要報！

第一人：用力拉呀用力拉！

衆：我們要再建國和家。

第一人：五百人協力又同心，

衆：二人同心利斷金。

第一人：一代一代又一代，

衆：我們的志氣不能改！

第一人：一年十年一百年，

衆：我們的發展永無邊。

第一人：建設孤島成天堂，

衆：還要民富又兵強。第一目標是……

第一人：百年生聚百年教，

衆：國破家亡仇要報！——第二人。——

第一人：（甫及場之過半處，猛抬頭。）啊！大王來了！

衆：（都抬起頭來，一齊歡呼。）大王來了！

田橫：（着舊紫黃色戎服，眉目英爽，又抑鬱而慈祥。）「後隨魏姬，着舊冷綠色宮裝，風姿楚楚儀態端方。手攜一筐，筐中累累堆麥餅。田魂垂髫着深紅色短裝，拾提其母手攜之筐，顧盼舉止，一如成人。」（自左上）你們辛苦了！

衆：大王辛苦！

田橫：放下來休息休息罷。這一路都快滾平了嗎？

衆：（放下繮索直立）就快平了。

田橫：（擇地坐下。「魏姬坐左側，田魂侍立。」）真辛苦了！大家請坐下來休息吧。

衆：謝大王！（次第於右面坐下）

田橫：（顧魏姬）餅呢？

魏姬：啊。（站起來，提過田魂手中的筐，向衆散發麥餅。）各位將軍請用點點心。

衆：（次第起接，一片迴聲。）多謝夫人！

魏姬：（回向田魂）這裏還多一個，你要嗎？

田魂：（手指右面）那邊還有許多將軍呢。我不餓。

魄姬：（將空簋遞給田魂。還坐。）那就留着罷。（衆吃餅，田橫悵然四顧，魄姬淒迷地望着他的眼睛。田魂望着魄姬。）

田橫：（回頭向衆）這個島真是太荒了，我們怕要上十年才開得出個樣子來。

士甲：（起立）是的，大王。不過我們也有百多所木棚房子了，又開墾了八九百畝地，也算已經有住的吃的了。（坐）

士乙：（起立）就是那些野人太凶悍，他們總是仇視我們，又偷搶我們的東西。（坐）

士丙：（起立）那還不要緊，挺可惡是他們欺侮我們的孩子，見沒人就打，要是離遠了他們還要殺害的。（坐）

田橫：（驚作）有這樣的事嗎？那真可怕！以後大家有孩子的就要當心了。

士丙：（憤慨地起立）大王，這些野人我們實在不能不多殺他們幾十個，要他們曉得些

利害。（坐）

田橫：（沉思有頃搖頭，）不，那不成的，我們要知道，他們也以爲這荒島是他們的國土，他們自然要仇視外來的人，并且對這些野人用武力是不能征服的，也不應該，他們是沒有教化的，被人類遺棄了的落後的一羣，我們只有幫助他們，教導他們，使得他們受我們同化，同我們合作。一定要這樣才好。

士乙：（起立）但是，大王，我們有什麼法子去同他們接近呢？（坐）

田橫：（毅然地）通婚。只有通婚這個辦法，我們也需要這個辦法。他們確實有多少人

（調查清楚過嗎？）（坐）

士乙：（起立）還沒有，因爲沒有法子調查。大約他們至少有幾千人。（坐）

田橫：幾千人。那也不少啊！你們有多少人還沒有家眷的？（問士甲）

士甲：（起立）還有多一半沒有。（坐）

田橫：那要趕快結婚，不能等的。去同野人通婚，只有同他們通婚。

田橫：（微笑）大王你說得太容易了，野人們見都怕見我們，他們還肯把女兒嫁給我

們嗎？

田橫：（向衆）那末搶，你們去搶親吧。

衆：（開笑）大家去搶啊，哈哈哈哈哈，……

士戊：但是野人太難看了，真像母夜叉一樣，我可不要。

田橫：（微慍作色，向士戊。）你爲什麼這樣說，你？你是愛國家還是愛女色呢？你是要貪財還是要報仇呢？我們逃到這荒島來爲的什麼呀？你們有些原是卿大夫，多一半是將軍，現在都變成苦力同牛馬一樣，又爲的什麼呀？（拉聲）爲的要復國！爲的要報仇！（稍抑）那末我們五百人，能復國嗎？能報仇嗎？一千人能嗎？萬千人能嗎？不能的。我們要五萬人，至少要五萬人。我們只有百年生聚，百年教訓，讓我們的子孫繁衍下去，要他們有一千個五百人，一萬個五百人，要他們才能復國，才能報仇。你爲什麼這樣說呀！

士戊：（瞠目起立）是，大王。我錯了。

魄姬：（微笑）你錯了，那末你就帶一個去搶吧。

（衆笑，亦強笑。）

田橫：（向戊）我并不怪你，因為你最年輕。我們現在可是時地不同了。坐吧。

士戊：是。（頹然坐下）

田橫：（向衆）我們現在算算，十年我們能夠有多少人？百年又有多少人？

士丁：（仰頭屈指，沈吟算計，衆皆望之。）每年每人生一個孩子，那末十年連大的小的有六千人，那五千孩子二十年陸續長大，又生孩子，每對算生十個，就是兩萬五千。那兩萬五千孩子二十年陸續長大，又生孩子，每對也生十個，就是十二萬五千，十二萬五千二十年再加五倍，就是六十多萬。（起立大聲）大王，十年後我們就有六千人，至少三千，百年後我們要有六十多萬，打對折也有三十萬。其實這還不要一百年。（坐）

田橫：（嘆息田魂），那末在你們這一代就可以報仇復國了。

田橫：是的，爸爸。那我也趕快去搶個親吧。

（衆聞笑，田橫亦笑。）

魄姬：（輕撫田橫面）你還早着呢，孩子。等將來在將軍們的小姐中，給你娶一個頂漂亮的。

田橫：（正色）不，我不能等。我現在就要搶一個。

魄姬：不要胡說，大家都笑你哪。

田橫：（正色憂戚地。）諸位，我們跟隨先兄王二兄王和我，多的二十幾年，少也有十年以上，身經百戰，轉徙流離，飽經憂患，艱苦備嘗，慚愧我弄得家亡國破，難得各位患難相從，來這荒島，慘淡經營，又經了許多歲月，爲的是要報仇復國，不是苟且偷生。昨夜我却作了一夢，先兄王和二兄王責罵我失國偷生，逍遙海外，問我祖宗墳墓交給誰！同胞性命交給誰？又說覆巢危卵，還不覺悟，大禍就要臨頭。他們還是生時一般威武，飄然而來，飄然而去，我一驚醒來，真是慚愧交併，我和兩

位先兄王以匹夫白手，復得祖宗之國，弟兄奮鬥於千危百難之間，相承爲王，繼宗守土。可是到我却弄得棄土逃亡，真無面目和兩位先兄王相見，現在逃到這孤島，難道還有什麼仇敵要來逼我？我自己真不要緊，只不願再累及各位將軍！可不知道我們會有什麼災禍！

士甲：（起立）這是大王思念兩位先王，所以成夢。又因爲大王苦心憂國，還又太願惜我們這班無用的臣僚，所以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這不會有什麼的，請大王不要憂慮。（坐）

士丙：（慷慨地起立）我們追隨大王出生入死，保國衛民，百戰百勝，真是罪該萬死。

大王又帶我們來這荒島。力圖復國，赴難圖功，是我們的本分，還怕什麼災禍！我們只知道有齊國，只知道有大王。齊國存，我們存；齊國亡，我們亡；大王生，我們生；大王死，我們死，沒什麼說的。請大王不要顧到這些，空傷王體。（坐）

晚軀：將軍說得是，不過齊國存，我們存；齊國亡，我們可不能亡；大王生，我們生；

大王死，我們可不能死；我們跟着齊國亡了，有誰去復國？我們跟着大王死了，有誰繼承大王的精神？齊國是永遠不能亡的，大王是永遠不能死的。

士乙：（無言）大王的死旨是不错的，不過我們只知道追隨大王，生死不離，我們不怕任何災禍，我們還有五百人，還可決一死戰，怕什麼！只怕不會有什麼災禍。（坐）

田橫：諸位還不知道？漢王劉邦現在統一了天下，就恐怕他一定不會放心我。他要知道我和你們隱藏在這孤島，他就想得到，我們一定在怎樣經營着報仇復國，他怎麼會放鬆。否則假我十年，自然也不知中原鹿死誰手，他自然也就危險。兵家要訣，第一是先發制人，他是不會沒有機斷的，所以我很憂心。

士戊：（憤慨地起立）這大王可不用憂心，我們都是身經百戰的人，頂不怕打仗，他劉邦來一個殺一個，來一萬殺一萬，他們從海裏來，怎麼上得岸來？這怕什麼！怕他們死？（坐）